

山本文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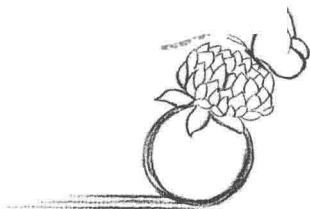
# 不回家的诱惑



# 不回家的诱惑

[日] 山本文绪 著

曹逸冰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回家的诱惑 / (日) 山本文绪著 ; 曹逸冰译. --  
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7.8  
ISBN 978-7-5442-9044-9

I. ①不… II. ①山… ②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  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3373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7-062

ANATA NIHA KAERU IE GA ARU

© Fumio YAMAMOTO 1998, 2013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3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  
through DAIKOUSHA INC., Kawagoe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不回家的诱惑

[日] 山本文绪 著

曹逸冰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 
特邀编辑 陈文娟  
装帧设计 韩 笑  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9.5  
字 数 223千  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9044-9  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## 序

每个星期天的早上，茄子田太郎都会出门遛狗。

他是一所私立中学的社会课老师。对他而言，“星期天”是分外宝贵的假日。他会比平时晚起两小时左右，然后牵着爱犬“哥布林”出门去。这个名字是儿子们擅自起的，他不是很喜欢。“哥布林”好像是角色扮演游戏里的低级小妖怪。

茄子田家的哥布林是一条小型犬，没有纯正的血统。两年前，车站门口的购物中心搞了一场宠物领养活动。哥布林就是茄子田从车站亲自接回来的。算上消费税，一共只花了五十五日元。

父母、妻子与两个儿子都很欢迎这位可爱的新成员。儿子们争相抱起小狗逗弄，妻子兴冲冲地为它准备好了狗粮。手巧的父亲还利用休息日给它做了一个漂亮的狗屋。

太郎顿感心头一热，心满意足——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吧。有个和谐的家庭，有只可爱的宠物，这就是他的梦想。幸福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

他心想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。工作还算顺风顺水，父母身体健康，妻子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，两个孩子也很活泼可爱。当然，小牢骚肯定是有的，但他觉得自己家比别人家幸福得多。

哥布林在电线杆前停下脚步，闻了闻周围的味道。太郎也停了下来，下意识地抬头望天。

“早上好。这味道好香呀……”

传来一个女人的说话声。太郎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每周日遛狗时总会见到的年轻女子。有一回，哥布林被一条擦肩而过的大狗的叫声吓得挣脱了绳索，当时她碰巧路过，帮忙抓住了哥布林。

“早上好。”

太郎微笑着回答了一句。

“春天来了，您看，开了那么多瑞香花……”

太郎定睛一看，眼前那户人家的院子里的确开了很多白色的小花，甘甜的香味扑鼻而来。不过他并不知道那种花叫瑞香。他对季节的变迁和花朵的名字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“这种花叫‘瑞香花’啊？”

“对呀，您知道吗？”

“嗯，有股玉米片的味道。”

太郎的回答逗得她咯咯直笑。太郎本以为她的年纪大概在二十三岁上下，可她一笑，看上去显得稚气未脱，大概刚踏上社会一两年吧。她身材娇小，是个很清秀的姑娘。

“再见。”她歪着脑袋走开了。一头短发，亮色的套装配上紧身裙，凸显出那圆润的臀部与纤长的双腿。太郎目送她远去。

今天跟她说上话了——太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。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周日一大早出门遛狗，其实都是因为她。平时基本相互点个头就算打招呼了，但偶尔也像刚才那样聊上几句。能和年轻漂亮的女人说上话，总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太郎心想，要不下周打探一下她在哪儿上班吧？要是她不抵触，说不定还能约她一起吃个饭……

他再次抬起头望着盛开的花朵。的确很香。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啊。

一打开自家玄关的大门，屋里就飘出一股瑞香花的味道。原来大儿子正在电视机前吃玉米片。

“爸爸，你回来啦。”

开口跟太郎说话的是小儿子。孩子们都放春假了。开学后，老大就要上四年级，老二则升上二年级。太郎是老师，也能享受春假，无奈杂务缠身，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喘上一口气。

“嗯，回来了。”

“爸爸，你要吃米饭还是面包？”

老二学着母亲的样子问道。

“小朗吃的什么呀？”

“面包。”

“那爸爸就吃米饭吧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

“因为你没吃米饭，所以米饭肯定有多的啊。”太郎边说边坐到电视机前的老大身旁。“慎吾，爸爸不是告诉过你，吃饭要去厨房餐桌边吃吗？”

老大没吭声。他捧着装牛奶和玉米片的碗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用勺子吃早饭。

“我还说过，吃饭的时候不许看电视。”

“算啦，别说他了，太郎。”太郎的父亲从里面的厨房探出头来，“慎吾喜欢将棋嘛。他又不是在看动画片，就让他看吧。”

“先录下来，回头再看。”

“就是嘛，就是嘛。”

小朗在一旁起哄。两个大人说了半天，老大都没有抬过一次头，可是一听到弟弟的声音，他突然站了起来。

“吵死了！我都听不见电视的声音了！”

一个四年级小朋友的“怒吼”总归没什么威力。

“慎吾，怎么说话呢！”

不等太郎说完，慎吾就把手里的碗狠狠砸在了地上。一声闷响，碗摔得粉碎，牛奶溅得到处都是。

“慎吾，给我站住！”

然而慎吾根本不听，直接冲出了家门。

“老公你回来啦？奶奶房间里的套窗打不开了……呀，这是怎么搞的？”妻子绫子走进客厅，慢条斯理地说道。

“是慎吾弄的。”

“怎么啦？他又歇斯底里啦？”

“哥哥就是歇斯底里。”

太郎瞪了一眼乱插嘴的老二。小家伙立刻噤起了嘴。

“他边看电视边吃早饭来着，我不过是让他先录下来，回头再看，他就把碗摔了。”

“是不是将棋节目啊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是因为小朗刚才在录动画片吧？录像机没法同时录两个节目，所以慎吾只能看电视了。”

“……哎哟，原来是这样。”

绫子从厨房拿了块抹布过来。她先小心翼翼地把碗的碎片收拾好，然后又仔仔细细地把地板擦了一遍。太郎呆呆地望着她背后围裙的绳结。

片刻后，他抬头一看，发现小朗已经不见人影了。小家伙知道

自己马上要挨骂，赶紧溜走了。

太郎在心中喃喃：不机灵不行，太机灵也不行。

“孩子简直跟哥布林一样……”

“啊？你说什么？”

太郎没有回答妻子的问题，而是望向套廊后面的院子。方才冲出屋子的慎吾正在院子的角落里轻轻抚摸哥布林的脑袋。哥布林长大后，弟弟小朗就对它失去了兴趣，倒是哥哥慎吾还跟以前一样疼爱它。这对兄弟虽然性格迥异，但还是有几个共同点的：他们都喜欢打游戏，长得都像妈妈，最近都进入了叛逆期。

不久前，儿子们还是乖巧听话的好孩子。孩子总有一天要叛逆的，可他们俩最近对父母的态度着实让太郎心里不是滋味。他不由得想，是我们四个大人太宠着他们了吗？

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母亲呼唤妻子的声音：“绫子！绫子！”

“啊，糟了，把套窗的事儿给忘了。”妻子起身说道。

“我去吧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啊，你早饭要吃什么，面包还是……”

“我就吃米饭吧。”

太郎苦笑着回答道，走向母亲的房间。他的父母是分房睡的。父亲睡在书房的床上，母亲在四叠半的和室打地铺。

“套窗打不开了？”

太郎拉开纸门，问道。母亲正忙着推套窗。

“啊，太郎……”

“你别弄了，我来。”

“好，好，那你来吧。”

套窗已经开了一半。太郎伸手抓住窗户，用力一推，但窗户纹丝不动。看来是窗框变形了。



“看这架势……大概要叫修窗户的人来了。”

太郎喃喃道。他猛地一用力，伴随着刺耳的响声，窗户总算推过去了。他又往回拉了一下。果不其然，根本拉不动。

“这下可好，关不上了……”

“房子太破啦……”

母亲百无聊赖地嘟囔了一句，晃晃悠悠地出了房间。她前年在院子里摔了一跤，右脚骨折了。其他方面倒是挺健康的，就是腿脚不如以前那样灵活。

这时，小朗从奶奶身边跑过，冲向太郎。老母亲吓了一跳，一个没站稳，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。

“小朗，别乱跑！”

“爸爸，哥哥把我的鞋子藏起来了！”

“快跟奶奶道歉。”

“我又没错！”

小朗龇牙咧嘴，做了个怪相，便沿着走廊一溜烟跑远了。太郎望向窗外，只见小朗冲进院子，对狗屋前的慎吾抡起了拳头。儿子们歇斯底里的喊声在家中回响。随即又传来绫子呵斥儿子的声音……

“吵死了……”

母亲喃喃道。太郎抱着胳膊，长叹一声。

他在这栋房子里出生长大，结婚成家，还有了两个孩子。这栋平房原本只有两个房间，经过反复扩建，才成了今天的模样。房子虽小，好歹也隔出了五个房间，但已经是这栋房子的极限了吧。

把房子重建一下吧。太郎心想。

门窗都变形了，冷风总是透过墙缝钻进来。父亲虽然在退休后被返聘，但肯定也干不了几年。要重新盖房子，也许只能趁现在。

给孩子们准备一个能安心学习的房间，给父亲和自己各安排一间新的书房，给母亲和妻子一个更宽敞的厨房。

盖一栋新房子，全家人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家一定会过得更幸福。

太郎心中萌生出一个新的梦想。

下定重建房子的决心后，太郎自顾自地点了点头。年迈的母亲不解地看着儿子，那表情仿佛在说，“瞧这孩子，在得意什么啊……”

大家都说，摆在餐桌上的菜，代表着你对家人的爱。佐藤真弓心想，这话是真的吗？

从某个角度看也许是吧。就拿味噌汤来说，用速溶粉末做的，肯定和木鱼花熬出来的有天壤之别。

然而，为每一顿饭重新熬制高汤实在太麻烦。不过刚结婚那会儿，真弓为了让丈夫吃到美味的饭菜，也下了不少功夫。为了让丈夫夸一句“好吃”，她要花三四个小时准备晚餐。

问题是真弓花一下午烹制的晚餐，丈夫佐藤秀明短短十分钟就吃完了。他酒量不好，没有边喝酒边吃饭的习惯，所以吃晚饭就像在咖啡厅里吃午餐一样，一言不发，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。

见丈夫几乎不碰自己做的炒牛蒡丝，真弓还以为他不喜欢吃这道菜。谁知丈夫某天突然嘟囔了一句，“你做的牛蒡丝好辣。”真弓心想，早说啊！丈夫不爱吃的菜还有很多。刚认识的时候，他还说自己对吃不怎么挑剔，随便吃什么都行，真是个大骗子。

费时费力做的菜，丈夫不光不夸，有时连碰都不碰。久而久之，真弓失去了对烹饪的热情。

真弓本来就不是一个对吃很上心的人。她成长在一个双职工家

庭，母亲总是给她吃店里买来的熟食和各类快餐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母亲不爱她。

也许是因为真弓从小到大都吃得很随便，她不觉得一日三餐有多重要。想吃好吃的，去餐厅就行了。平时的饭菜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足够了。

“再说了，”真弓在心中自言自语，“我又不是厨师。”

结婚一年半，她每天都忙着构思菜谱。早上要做早饭和丈夫带去公司的便当。中午她一个人吃，随便吃点剩菜就能解决。吃完午饭，得考虑晚上做什么。吃完晚饭，还得考虑第二天的早饭和便当。

即便如此，在女儿出生前，真弓还是能忍受这种状况的。可是有了孩子之后，做饭成了她最不乐意的一件事。最近女儿已经开始吃和成年人一样的东西了。她也想保证女儿的营养，但还是觉得构思菜谱十分麻烦。

我这辈子只能围着一日三餐转了吧。一想到这儿，真弓简直要当场昏厥过去。

结婚之前，真弓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如此讨厌做菜。单身时，她几乎没拿过菜刀，但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。她想得很轻巧。既然全世界的主妇都会做菜，那自己肯定也能做。

“我就不适合做这些……”

真弓喃喃着打开从超市买来的醋拌凉菜。她将凉菜盛到小碟子里，正要把碟子放进冰箱，女儿丽奈的声音从卧室传来。

她一边用围裙擦手，一边走向卧室。女儿正躺在双人床的正中央，睁大眼睛看着母亲。

“哎呀，你醒啦？”

真弓抱起女儿说道。丽奈下个月就满周岁了。刚睡醒的时候，她的心情总是很好。见到女儿笑嘻嘻的小脸，真弓也不禁露出了微笑。

她抱着女儿来到客厅，坐在地毯上。丽奈拿着最喜欢的玩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她的步子一天比一天稳了。

真弓陪女儿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翻阅夹在报纸里的招聘广告。

她已经找了一个多月的工作。无论是招聘广告，还是专门面向女性的就业杂志，都登满了五花八门的招聘信息，光看就很累人。可即便这样，能满足真弓要求的工作还是少得可怜。

要把孩子送去托儿所，必须赚到比托管费更高的工资，否则就没有意义了。真弓本以为公立托儿所会比较便宜，谁知那种地方的费用是根据家庭收入计算的，还真不一定便宜到哪儿去。再说，公立托儿所有不计其数的人在排队，天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孩子送进去。

能立刻接收孩子的只有私立托儿所。那种托儿所都是按小时收费，所以真弓一定要找到时薪高于托儿所费用的工作。

时薪高的工作集中在傍晚至夜间。反正丈夫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，晚上出去工作倒也没什么关系，但她当不了补习班的讲师，也不想去关门后的餐厅做保洁员。她毕竟在商社工作过四年，还是想尽可能找一份行政方面的工作。她想为自己的未来打算，而不是随便找个地方打杂。

真弓看了会儿招聘广告，叹了口气，往地上一扔。女儿捡起广告，笑着揉成了团。

真弓笑不出来，却也发不出火，只得抬头望向墙上的时钟。这会儿九点刚过。

佐藤秀明抬头望向样板房墙上的时钟。他今天本想早点回家，不料一拖就拖到了九点多。

他原本在电影发行公司当临时工，结婚时才跳槽到这家中规模的住宅建筑公司当销售员。

工作强度并没有超出他的预料。他在这儿干了一年半，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让人无法忍耐的事。

他在样板房里待的时间比在办公室里更长，但他还挺喜欢这种工作形式。虽然守样板房意味着要在天黑后拜访客户、整理资料，动不动就连着加班好几天，但总比挤在狭窄的办事处跟上司和前辈大眼瞪小眼轻松多了。

好饿啊。秀明心想，真想早点回家吃晚饭。妻子的厨艺不算好，但他不太喜欢下馆子。成家前他是一个人住，那时也不喜欢孤零零地去店里吃套餐，宁可买个便当回公寓吃。

秀明正想着这些，一个女人在他旁边掉起了眼泪。

她叫森永祐子，是公司去年新招的员工。不过下个星期就进入四月了，这意味着她在公司也干了快一年。

新人难免要犯错误。这不，今天她就被客户和科长骂了一顿。科长把她骂哭后就逃回了办事处。样板房里只剩下秀明和祐子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安慰人家。

但他在三十分钟前就把好话说尽了。无论怎么劝，祐子的眼泪就是止不住。她反反复复地说，“我干不了销售呀。”

做女人可真好……秀明边想边扭脖子，发出“嘎啦”一声。只要掉两滴眼泪，就会有人来安慰，还能让惹哭你的人内疚。

秀明今年二十六岁，跟祐子算得上同龄人。然而在秀明眼中，祐子仿佛比他小了十来岁。

祐子虽然不是什么大美女，但穿上套装后还挺像模像样的，放在人堆里也十分出挑。秀明不喜欢她那样的短发，但她松鼠一般的小脸蛋还挺可爱。如果他不是今天这种处境，也许会想方设法安慰人家，乘虚而入。

然而此时此刻，秀明丝毫没有动心。看到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

女人在眼前哭个不停，他心里烦得不行。

结婚生子之后，秀明总觉得没成家的同龄人都特别幼稚。他们还有选择人生方向的自由，也没有人逼他们立刻做出选择，而秀明已经选过了。一看到那些还有自由的人，他会产生一种“他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”的错觉。羡慕是有的，但他心里也有一丝优越感——我跟那个世界的人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。

秀明心想，如果自己还没成家，而祐子不是公司的后辈，事情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呢？他慢慢挠了挠耳朵。话说回来，妻子结婚前就是个很爱哭的女人。要留心那些掉眼泪的女人，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啊。

“不好意思，害你弄到那么晚……”

祐子的声音将秀明的思绪拽了回来。不知不觉中，她停止了哭泣，一双红肿的眼睛望向秀明。

“啊……没事没事。你好点没有？”

“嗯，再哭也没用……”

秀明苦笑着站起身，套上挂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。

“那就回去吧。”

“啊……要不要去喝一杯？今天浪费了你那么多时间，我请客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秀明没有明确回答，而是支支吾吾地背过身去。森永祐子抬头望着他，心想：糟了，他的酒量似乎不太好。应该邀请他一起吃晚饭的。

“不用啦，我还要回家给孩子洗澡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你真是个好爸爸呀。”

“嗨，我是怕老婆发火，哈哈……”

秀明笑了笑，拿起公文包。见他归心似箭，祐子耸了耸肩，说：

“我写完日报再走。你先回去吧。”

“日报可以明天再写，今天你也累坏了吧。”

“没事，今天太对不起你了……”

“别道歉啦，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也哭过好几次。”

“啊？你也会哭吗？”

“会啊，躲在厕所偷偷哭。”

秀明撂下一句“我先走啦”，出了样板房。祐子微笑着目送他离去。可他的身影一消失，她便收起了假面具。

“回家给孩子洗澡……哼……”她带着哭腔喃喃道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“唉，真要命……”

祐子望向窗外，只见对面的样板房还亮着灯。她站起身，拉开玻璃门走到阳台上。夜晚的样板房展示中心依然灯火通明。她不禁想，快十点了，大家都好拼命啊。

低头一看，只见佐藤秀明正巧从下面的马路走过。见祐子站在阳台上，他抬手示意。祐子也挥了挥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真迟钝……”

祐子进公司快一年了，被分配到这座展示中心也有八个月。她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入错了行。

我就不该冲着工资和人事负责人的花言巧语，跑来做销售。祐子垂头丧气地想，我怎么可能推销得出价值几千万的商品。

今天被科长批评的时候，她真想第二天递辞呈。可是一想到耐心安慰她那么久的秀明，就起了再努力一把的念头。

初次见面的时候，祐子认定秀明是个很温柔的人。他长得很年轻，发型也有点学生气。刚才听说他有孩子的时候吃了一惊，不过这反而让她觉得，秀明不仅温柔体贴，更是个可靠的男子汉。

“卖房子的确不容易，但自己卖出去的东西能存在好几十年，多有成就感啊。”



当她哭着说“想辞职”的时候，佐藤秀明把手轻轻搭在她肩上，如此说道。打动她的并不是这句话，是那手掌的温度留在了她。

“真好啊……我也好想结婚……”

祐子对着夜空说道。她不光羡慕秀明的妻子，还羡慕世界上所有的主妇。

秀明按下了公寓的门铃。过了一小会儿，房门开了。穿着睡衣的真弓揉着惺忪的睡眼说道：“你回来啦……”

“睡着啦？”

“哄丽奈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睡着了。”

秀明轻轻点点头，走进客厅。真弓跟在丈夫身后，希望他能说一句“你去睡吧”，却没能如愿。

“唉……饿死了。”

“你没吃晚饭啊？”

“你不是帮我做了吗？”

听到丈夫的反问，真弓噘起了嘴——那我要是不做，你就在外面吃完了再回来？

秀明一边解领带，一边望着睡得香甜的女儿。

“要给孩子洗澡”是他逃避聚餐的借口。其实妻子每天傍晚会把女儿洗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借口不容易得罪人，着实方便。

秀明换了一套运动服，去了厨房，只见桌上已经摆好晚餐的小菜。真弓背对着他正忙着盛饭。这时，秀明忽然想起，最近只见过妻子穿睡衣的样子。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她还穿着睡衣。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把睡衣换上了。

“你不会一整天都穿着睡衣吧？”

秀明问道。真弓一脸莫名其妙地回过头来。